



烈焰黄泥 本报记者 梁向锋 摄

现场

铜官窑：遍布遗址的“文明碎片”，呈现出那个诗歌与陶瓷盛行、泥土与火焰交织的时代

出长沙城北，沿湘江东岸而行，至望城县丁字镇石渚湖湾。这里有大片水田和湿地，天地辽阔，白鹭翻飞。而被青草深深覆盖的，是大唐炽烈的窑火……

北起铜官镇，沿湘江东岸河滨往南，直至石渚湖一带，便是一千多年前的古铜官窑（也称长沙窑）的十里窑场，现已发现古龙窑46座，古瓷土矿洞19处，是我国大型的古文化遗址之一，正着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长沙市政府将以石渚湖铜官窑遗址为核心，包括铜官镇、丁字镇部分区域，规划范围面积约120公顷，建设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铜官窑遗址博物馆，再现大唐盛世风采。

在这寻常的乡村风景里，带着唐代气息的匣钵碎片俯拾皆是，一不小心便可能与一座上千年的龙窑遗址猝然相遇。唐时湘籍诗人李群玉在《石渚》中记录了铜官窑最鼎盛时期的场景：“焰红湘浦口，烟触洞庭云。田野煤乱飞，遥空爆响闻。”水流平缓的石渚湖，昔日湘江码头所在地，密密麻麻泊着船只，人烟辐集，流金淌银。一船船陶瓷由湘江入长江，经扬州、靖江、宁波口岸开辟了一条通往南亚到北非的“海上陶瓷之路”。

一千多年前的铜官窑，就已征服世界，英文中的“中国”与“陶瓷”为同一单词“china”，这期间是否有一个字母，出自于铜官窑滚烫的泥土？

那些由民间烧制的铜官窑，如何褪却了民窑的粗陋，成为唐代瓷器珍品，行走中国漂洋过海？关键的一步在于釉下彩技术的发明。盛唐之时，越窑青瓷“类冰类玉”，邢窑白瓷“类银类雪”，形成“南青北白”垄断格局。铜官窑瓷器受坯土原料所限，胎质白度不高，其成品是一种半陶半瓷的“炆瓷”。铜官窑的能工巧匠们独辟蹊径，扬其彩绘、造型之所长，避其瓷质之所短，创造了釉下彩陶瓷炼制技法。又饰以风土人物、诗词歌画，赢得“湘瓷泛轻花”的美誉。

现存的铜官窑标本中，还有“胡味”十足的异域装饰风情，是其畅销海外的最佳注脚。

长沙铜官窑彩瓷盛放在中晚唐，衰败于五代，史料无记载，兴衰均是谜，那些精美的釉下彩瓷器，在之后千年岁月里不知何故竟不再出现。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考古界才发现，唐代中国的釉下彩瓷竟出自长沙铜官周边的荒野乡村。

铜官镇：粗犷陶器接替轻花湘瓷，传承着千年窑火

釉下彩瓷消失了，湘江收敛了它的喧嚣与繁华，石渚湖区的窑场开始沉睡。

窑工还在，窑火尚未冷，石渚湖区十里之外的铜官镇区，胎质粗犷的日用陶器，逐渐取代泛着轻花的湘瓷，传承千年的窑火。丰富的陶土资源、众多的龙窑设备、便捷的湘江水运，使得铜官镇区的制陶业，在宋明清时期盛极一时，与河北唐山、山东淄博、江苏宜兴、广东石湾并称“五大陶都”，并流传至今。

古窑址散布于这片土地。外兴窑静静伏卧于湘江边的誓港，是镇上唯一一座仍在使用的古龙窑。两窑窑眼被烟熏火燎，它肩负过碗器、日用陶瓷、缸类、琉璃制品的烧成使命。有人考证外兴窑应早于明代，当地“土著”冯木芳坚称始于唐代。在铜官镇区，明清及民国时期据称有大货龙窑约72座，多以“兴”字为名，如国兴窑、志兴窑、兆兴窑、友兴窑……

漫长的制陶岁月成就了这里独特的陶都风情。湘江河滨，草丛里、河滩边四处散落着瓷片、垫饼和残损的匣钵，处处都是古老而厚

重的历史文化堆积层；黑釉瓦、绿釉瓦、黄釉瓦、琉璃瓦，在当地民居屋顶屋脊上泛着陶的光芒……

我幼时生活在铜官镇附近，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铜官镇上家家户户做陶，一切生活用品几乎都可用陶制作：陶瓦、陶墙、陶凳、陶桌、陶碗、陶杯、陶狮子、陶花盆等等，周围数镇的集市乡村，日用及建筑陶器全取自于此。厚重敦实的茶杯、体形巨大的水缸、肚腹滚圆的坛坛罐罐……这些陶器均有着粗犷的神情和扎实的质地，坠地不碎，用之隐隐有泥腥气。

铜官有一种茶饮，茶叶、黄豆、芝麻、生姜、食盐，扎实浓酽的一大杯，让人切实感受到铜官人的豪放与殷勤，不过须用铜官厚实的陶杯盛着喝，方能喝出阳光与泥土的味道。

一团陶土，经受揉、搓、压、塑，以及光的暴晒、火的锻造、水的冶炼，最终成为一件发光的陶器，便彻底融合了当地的人文气息、风光水土。

薪火相传的铜官陶瓷，如今在镇上仍留

有大大小小的陶瓷企业50余家，生产着各种陶器与瓷器5大类360多个品种，黑、红、白、绿等60多种釉料为铜官陶瓷重新上彩。

铜官街：重新集结的陶艺人，追寻华丽的大唐梦

7月31日，午后。一排排陶坯在铜官老街的阳光下打盹，一只黄狗大摇大摆穿过麻石街道，湘江在街外缓缓流淌。

这条老街正在被改造成现代陶瓷精品一条街，向流落他乡的铜官陶艺人发出召唤。那些陶艺人，他们有着共同的精神源泉——大唐铜官窑，无不醉心于泥与火的艺术，热爱着仿制各类唐代铜官窑陶瓷。

始建于唐代的铜官街，曾见过铜官窑彩瓷的无限风光，并作为湘江边重要的交易场所，接待了天南地北的陶瓷商人。民国时期，铜官老街仍是铜官地区经济中心，附近马厂坪、西湖寺、丰城岭及戴公桥、茶亭寺、宋家桥等，方圆20公



烧窑 本报记者 梁向锋 摄



技艺 本报记者 梁向锋 摄



铜官镇老陶艺人胡武强痴迷于铜官窑瓷器，很长一段时间他都被人笑称“窑神经”。 本报记者 梁向锋 摄

里的农民都到铜官赶集购物。沿街商家铺面100余家，多砖木结构，明清及民国时期，著名的铺面有万顺斋南杂店、大恒昌绸布店、袁颐丰药店、广源利百货店，以及鱼行、粮行、装裱店、木履店等等，念着这些目不暇接的商铺名，繁华便历历在目。

如今铺面在，木楼建筑在，麻石路面已重新修复。往里走，有几家手工陶瓷作坊大方地敞着门。三三两两的游客和大队的学生一起，步入这些家庭式作坊，体验泥土的艺术。

走进陈月华的手工作坊，木结构的老房子里，陶几陶凳暗暗生凉，仿唐的瓷器静静地摆在橱窗上。作坊对面是她的陶瓷培训场所，摆放在上周一批美术学生的作品。陈月华从中拎出几个奇形怪状的碟子来，笑着说：“这些孩子还蛮有灵气的。”

老街上，目前最大的陶艺吧应该是彭望球的，两层楼房足可容纳两百人做陶。他将古窑文化与现代制瓷工艺糅合，其作品古朴中又有时尚元素。彭望球还想着将铜官的老陶艺人都网罗起来，做一个现代的陶艺工厂和培训基地。

“北有天津泥人张，南有望城泥人刘”，“泥人刘”刘子政的传人刘坤庭也即将进驻铜官街。因装修尚未完工，刘坤庭暂住于香港的一所小学旧址里，宽敞的前坪摆满了尚未着色的陶坯，泥土的气息飘散于阳光中。46岁的刘坤庭以雕塑见长，偏爱仿制拙朴的铜官窑雕塑，眼下正在赶制60尊寿星向共和国60周年献礼。纯手工制作陶艺作品，留有制作者的指纹，握在手中，有温润之感。

铜官镇负责人说，打算回归到这个小镇，这条老街的陶艺企业还有十多家。

陶瓷的芬芳，自唐以来随湘江流淌不息，且将继续流向未知的永恒时空。

梦始大唐

追寻铜官千年窑火

本报记者 周月桂



声音

文化遗址与自然生态相得益彰

国家文物局局长 单霁翔

长沙铜官窑有一种独特的氛围，文化遗址与自然生态相得益彰，不同凡响。

铜官窑遗址要坚持保护与开发相统一，不仅要搞好旅游开发，更要实现综合价值，进一步提升铜官窑的国际影响力，使这一古代辉煌的文化遗存拥有应有的尊严。

铜官窑的保护和开发要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使铜官窑的保护成果，惠及当地群众。要进行国际一流的规划定位，树立起国际影响，抓紧时间抢救性地建好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使铜官窑成为陶瓷国际研究中心、陶瓷文化教育中心、陶瓷知识培训中心，以及青少年学习和市民休闲的活动园地，成为文化旅游与文物保护的精品。

铜官窑是湖南的文化旅游名片

省委副书记、省长 周强

长沙铜官窑遗址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文化遗存，是湖南的文化旅游名片。

要高起点搞好铜官窑遗址保护与开发规划，进一步加大保护力度，严格控制土地开发，严厉打击破坏遗址遗迹的违法行为，保护好当地生态环境。建立统筹协调机制，调动各方面力量共同保护好长沙铜官窑遗址，让这块历史文化瑰宝重放异彩。

湖南历史悠久，文物资源十分丰富，保护好文物，就是保护好湖湘文化的根。要把文物保护、开发与利用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大力促进文物与旅游相融合。通过建立健全文化遗产保护、新农村建设和文化建设、旅游发展“四结合”的大保护大利用机制，加大开发与利用力度，促进文物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相统一，打造文化遗产品牌。



铜官窑遗址博物馆效果图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铜官镇 本报记者 梁向锋 摄



传承 本报记者 梁向锋 摄

彩陶诗句

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春人饮春酒，春鸟啾春声。（摘自铜官窑出土唐八棱嘴陶壶）

上有东流水，下有好山林。主人居此宅，日日斗量金。（摘自铜官窑出土唐八棱嘴陶壶）

我有方寸心，无人堪共说。遣风吹却云，语向天边月。（摘自铜官窑出土陶器）

铜官民俗

四月初八烧头窑 唐时，陶瓷生产均靠阳光自然干燥。春阳播洒时节，意味着一年生产开始。农历每年四月初八，各窑各段的业主齐聚窑头，点火烧窑，吉时一到，鞭炮齐鸣，陶工们在熊熊窑火中祈求一年的好收成。

八月十五烧“宝塔” 农历每年八月十五夜晚，铜官总会现陶烟蔽空的美景。在一块空坪隙地，用陶器碎

醴陵窑：饱蘸釉彩写风流

程尔寒

史书记载，醴陵的“醴”本是稻米酿酒的意思。但醴陵并没有如古人希望的那样成为酒乡，而是成了陶瓷之乡。

若要追溯，醴陵早在东汉时期就出现了较大规模从事陶器生产的手工作坊。目前，在这里发现的陶瓷古遗址就有21

处。与中国陶瓷发展史一样，醴陵窑也经历了从陶到瓷，从粗瓷到细瓷的发展过程。

在这一发展史中，“釉下五彩”无疑是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蜚声海外的醴陵“釉下五彩”正是由唐代铜官窑首创的“釉下彩”发展而来。清光绪末年，醴陵生产的世界首批釉下五彩瓷问世，其细腻润泽、清雅

片一圈圈向上搭砌一座高约两米的宝塔，然后将柴火点燃投入宝塔底部，顿时万道焰火环绕塔身。待陶烧红后停止添柴，将准备好的谷糠洒向宝塔，只见万点金光闪耀“黄金宝塔”，象征五谷丰登。

各埠敬“土地”、“庙王” 《水经注》载：“铜官山土性宜陶。”生产陶瓷，就是靠土地吃饭，因此铜官人敬土地、重风水成了一种习俗。昔时，铜官不仅家家户户都设有神龛，而且镇上各处均建有分管各窑的土地庙。

（程尔寒 辑）

明丽、色彩缤纷的风格引得世人瞩目，自1909年至1915年，醴陵釉下五彩瓷先后四次参加国内、国际赛会，均获得金奖，从此“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醴陵瓷名扬天下。

“天下名瓷出醴陵”，一千多年历史的沉淀、积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醴陵陶瓷产业和陶瓷文化，如今，“新国瓷”、“新醴陵”正如一轮红日喷薄而出。2004年4月14日，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正式在醴陵落户，正在兴起的陶瓷工业旅游将带给游客如醴陵瓷一般多姿多彩的华美体验。



游客在欣赏长沙铜官窑陶器。 本报记者 徐行 摄